

# 阶级、性别、种族与女性身份认同

李晓光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身份认同”既包括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又包括自我的认同以及他人对自我的认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妇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安·弗格森提出了用四种不同的、历史发展着的阶级关系同时定义一个人的身份;后殖民理论运用了“民族/种族”这个分析范畴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种族间的文化压迫、全球的阶级关系与女性身份认同。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09)03-0054-05

所谓“身份认同”实际上是由英文 Identity 翻译而来,Identity 既可以译作“认同”,也可以译为“身份”。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在苦苦地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等问题;而现实地、具体地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个人,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民族,为了决定其何去何从都需要了解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即要确定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这正是人类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身份”突出不同个体间的差异,“认同”突出自我的确认以及别人对自己的承认,“身份认同”既包括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又包括自我的认同以及他人对自我的承认。鉴于上述认识,本文用“身份认同”作为 Identity 的中文翻译,来探寻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人的角色定位。

如何全面地认识作为构成人类社会天然存在的男女两性中的“女性”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呢?从阶级、性别、种族多纬度进行探讨,厘清阶级与种族、性别多种权力关系的交织,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女性的身份认同。

##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女性身份认同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阶级的实质,这主要体现在列宁对于阶级的经典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

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sup>[1](P13)</sup>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社会划分为阶级表明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阶级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解妇女受压迫的必要概念工具。然而,妇女本身能够成为一个阶级吗?这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群体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虽然仍然认为女性中间存在着阶级差别,但是大多数理论家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并不适用于妇女,因为妇女具有双重阶级身份。她们可以划归为她们在经济上所依附的男人所属的那一阶级;如果她们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工作,也可以按照她们的收入状况进行分类,这似乎有些类似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个人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来确定个体的阶级类别。然而,一个同资本家离了婚的女人该如何安置,这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假如她自己并不拥有资本或生产资料,一旦离了婚她就成了工人阶级或无产

收稿日期: 2009-03-31

作者简介: 李晓光,女,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阶级,而且,如果她既没有技术又没有受过教育,那么她的情况会更糟糕。”<sup>[21](P116)</sup>“如果考虑到有些妇女是资产阶级男人的妻子、女儿、朋友和情人,而另有些妇女是无产阶级男人的妻子、女儿、朋友和情人;那么,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妇女似乎不能构成单独的阶级。”但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可以把她们自己看作工人阶级;例如,她们可以强调家务劳动应该作为真正的工作得到承认,从而获得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sup>[43](P146)</sup>

##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女性阶级身份分析

虽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本身能否构成一个阶级存有争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女性主义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安·弗格森(Ann Ferguson)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阶级概念的重要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可以把阶级简单地作为理解他们理论的起点,而是在于为人们把握不断变化的历史发展阶段提供了帮助。但是,弗格森同时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曾经分析封建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的阶级概念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需要做的是分析并解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概念,讨论衡量阶级差异的尺度。

在弗格森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差异问题的讨论中至少提出了五个尺度,其中前三个尺度是作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基本概念工具的一部分。这五个尺度分别是:剥削关系(Exploitation Relations)(弗格森称之为阶级的经济尺度)、政治关系(Political Relations)、历史凝聚力(Historical Cohesiveness)、统治、支配关系(Domination Relations)、自主(Autonomy)。基于上述认识,弗格森提出了可以用四种不同的、历史发展着的阶级关系同时定义一个人的阶级身份,它们是:种族阶级(Race Class)、性别阶级(Sex Class)、家庭阶级(Family Class)和个人经济阶级(Individual Economic Class)。<sup>[41](P348-P372)</sup>弗格森认为四种阶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经济阶级概念。因为如果定义个人的经济阶级地位仅仅与他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相关,那么,如果某人为工资而工作,他就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如果他的收入主要通过生产方式的私人

占有获得,那么他就是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但是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属于个人的经济阶级,比如,全职家庭主妇的经济地位是由她们丈夫同生产的关系来决定的,她们中的一少部分人还是由她们父母亲同生产的关系来决定的。无论如何,不管一个人是否有个人的经济阶级,但是至少他/她都有一个家庭阶级,也就是说,在家庭中拥有一个同生产有一定关系的、个人能够养家糊口的位置。关于阶级身份容易混淆的状况是由于个人的家庭经济是由不同的父亲的工作来定义的,而不是个人作为一个成人的经济阶级决定的,或是由于嫁给了不同于其父亲的经济阶级而决定的新的家庭阶级。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定义两种阶级关系:个人的经济阶级和家庭阶级。需要注意的是,个人的阶级身份更大程度地依赖于教育、生活方式、社会身份和社会联系。同样的,弗格森认为,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工资劳动、家务劳动和社区生活中劳动的性别和种族分工。女性和少数族裔人群,无论他们个人是谁、来自于哪一个家庭阶级,他们都将得到低于男性工人和白种人的报酬。因此,通过定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共同作为社会统治系统,这样,人们看到的是,不只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还可以说白人男性工人阶级剥削女性和少数族裔群体。

通过上述分析,弗格森认为,女性不仅能够通过家庭阶级关系辨别自己的性别阶级,而且可以通过在家庭和社会中劳动的性别分工看到其位置的优势,意识到自身是有着历史凝聚力、有着共同的文化取向和共同的利益的群体。同时,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同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浪潮时相比,女性的就业状况已得到很大改善,怀孕和生育状况已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福利制度对单亲家庭的保护取得了进步,女性在社会上的主体身份将更多地源自于性别阶级关系,而不是家庭阶级关系,甚至有许多女性面临着失去家庭阶级关系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工人阶级、少数族裔都是潜在的革命阶级一样,女性也是潜在的革命阶级。

## 三、后殖民理论民族/种族分析与女性身份认同

后殖民理论一方面充分运用了“民族/种族”这个分析范畴来透视世界间的文化权力结构和文化压迫关系,使人们能够把种族间的文化压迫看得更

为清楚,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全球的阶级关系,可以深化经典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压迫的批判。另一方面,人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尤其是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正在后殖民理论的透视中日渐清晰。

但是后殖民理论家中的赛义德和霍米·巴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他们著作中应有的阶级问题视而不见”。<sup>[5](P216)</sup>只有斯皮瓦克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使她看到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跨越国家边界的阶级关系。

由于来自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的身份背景,斯皮瓦克比较关注“贱民”、“底层人”或称“属下”(Subaltern)等非主流文化与政治群体,其中,第三世界女性是属下的属下、边缘的边缘、底层人的底层人,她们受到双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压制,一是男性中心主义,二是白人中心主义。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文章《底层人能说话吗?》的最后部分明确提出:“底层人能说话吗?”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即底层人不能说话,底层人,尤其是底层妇女早已成为哑言的主体。因此,斯皮瓦克指出:“在试图学会与历史上哑言的底层妇女主体谈话(而非聆听或为之说话)的过程中,后殖民知识分子则系统地‘忘记’了女性的特权。这种系统的忘记涉及学会用最佳武器批判后殖民话语,而不仅仅是替代被殖民者已经失去的形象。”<sup>[6](P115)</sup>斯皮瓦克总结道:“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建构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被位移的形象。”<sup>[6](P126)</sup>在斯皮瓦克看来,女性受到了双重掩盖。在殖民主义与男权主义的双重压制下,作为“他者”的底层妇女无疑成了哑言主体,不存在受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底层主体可以说话的空间,即“底层人不能说话”。<sup>[6](P128)</sup>因此,第三世界女性必须重新找寻自己“说话”的权利,从哑言的主体变成为有意识的、能自己言说的主体。

如果把斯皮瓦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看做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的代表,那么,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开拓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后殖民女性主义揭露父权制和殖民主义话语把第三世界

女性建构为他者,使她们在历史上受到双重的压制和掩盖;她们坚持差异性的原则,批判资本主义对当代世界的同质化,包括西方女性主义表现出的同质化倾向;她们把种族和性别两种视角结合起来,集中地提出了第三世界女性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特殊性问题。<sup>[7]</sup>

所谓“文化群体的特殊性”,即文化群体的属性,指社会生活中的人对自我本质、身份、地位的追寻、确认或建构。属性不仅是个体的,也常常是群体的,因此就有自我属性、性别属性、阶级属性、族群属性、民族属性、国家属性、文化属性等不同的层次。要确认或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属性”问题,即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要结合不同的层次属性,因此有自我身份认同、性别身份认同、阶级身份认同、族群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等。第三世界女性族群由于长期被所在国的主流文化宰治而处于“他者”的地位,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由于长期被宗主国疏离也处于他者的地位,往往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生存。因此,当第三世界女性族群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张扬自己的个性时,就导致对族群文化属性的追寻和建构。<sup>[8]</sup>

#### 四、多维度的女性身份认同探析

对女性的身份认同到底该持什么态度?如何建构蕴涵着差异和同一的身份认同观念?如何全面地认识作为构成人类社会天然存在的男女两性中的“女性”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过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德里克所说:“阶级关系在理解当前文化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在全球的基础上换了一副模子罢了。”<sup>[9](P145)</sup>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女性身份认同的问题上首先能够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问题的实质,即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社会划分为阶级,表明了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次,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还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并不适用于妇女,或者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方法简单地套用于女性,因为个体女性由于参与社会工作的程度、

婚姻状况以及种族、民族等的差异,她们之间是存在着差别的,不能一概而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这些认识是有着合理性的,阶级在实质上确实是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而对于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指出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并不适用于女性,或者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方法简单地套用于女性,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阶级斗争也日趋缓和。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只能用经济标准,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划分阶级,因为阶级的形成和分化仍然是经济现象,是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阶级分化离不开政治权力的介入,把政治因素同经济因素相结合才能够更好地解释现代社会的阶级。尤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的那样——社会日益简单化为两大阶级: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两极化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各种社会分层现象的多元化。社会矛盾也不再仅仅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而是表现为阶级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利益集团的等多种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更要看到,像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现阶段的阶级划分、阶级变动也并非单纯的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更多的是权力市场化造成经济上出现差距、社会划分为不同等级的状况。由于阶级关系在当代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特点,这使得本已复杂的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加需要多维度的分析和认识,也只有认识到这些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简单化。

同时还要看到,在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感染下,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掀起了波及整个世界的解构本质化的身份认同、构建多元女性的浪潮。当代的多元女性主义者在以下基点上建构自己的理论:(1)自我身份的观念必然压抑自我的碎片性和多样性,或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2)任何声称普遍认同或男女平等的观点都会束缚女性的差异;(3)任何有关女性差异或女性身份的声明都会掩盖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

同人种女性的差异。<sup>[10]</sup>这股多元化浪潮中的女性主义大多吸收了解构主义的思想精髓,着重颠覆主流女性主义建构的本质化“女性”身份认同,以恢复现实生活中多样和异质的妇女身份,他们往往将论述的焦点转向差异,突出女性身份认同的多样化和异质性。比如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首先对被主流女性主义奉为经典的《女性的奥秘》发起了挑战。她指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所说的“无名的问题”,确切地说是指“经过精心选择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上阶层的、已婚的白人妇女的状况——她们是厌倦了休闲、家庭、孩子和购物,对生活有更高要求的家庭妇女”<sup>[11](P1)</sup>,忽略了所有非白人、贫穷的妇女的存在。这种主流女性主义论调试图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主,忽略其他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妇女的现实存在,从而否定了妇女可以超越阶级、种族和民族的界限而团结、解放妇女的共同目标。不仅如此,就连黑人女性内部也存在着构建黑人女性本质主义的危险。胡克斯在《革命的黑人女性:是我们自己成为主体》中指出,“许多黑人女性思想家,尤其是在女性主义运动的阵营之内的思想家,错误地断定只有压抑差异、强调共同经历的统一的力量才能够存在。”<sup>[12](P405)</sup>一种同质的黑人女性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黑人女性共有的经历所界定的,而这一同质身份的建构却是对具有差异的黑人女性个体的压抑和控制。因此,胡克斯鼓励黑人女性建构激进的主体性,反抗既定的本质主义标准,并挑战这一标准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和日常规范;同时,她还提出必须特别关注女性经历和女性需要的多样性,只有这样才不会抹杀女性的差异性价值。同样的,作为少数族裔的亚洲妇女在历史上也可以说是在欧洲凝视下作为“他者”被建构的一个整体,她们之间内在的差异性被忽略了,不仅对战争的记忆为“亚洲妇女”打下一道深深的历史的“楔子”,资本在全球和亚洲的流动和形成的权力链条同样形成深刻的裂隙。<sup>[13]</sup>对于以上这些问题还需要女性主义学者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挖掘。

由此看来,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历经以白人中上阶层异性恋女性为主的主流女性主义到包括少数族裔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在内的多元共生的当代女性主义,已从以主/客对立模式界定女性的同一(即男性的附属,男性

的客体、他者)发展成关注不同阶级、族裔以及性取向的妇女的差异。毫无疑问,身份认同本身的研究历程明确地揭示出不能以本质主义和普适主义的思维方式界定女性,把她们看成具有整体意义的、同质内涵的、一致身份的客体,从而压抑、牺牲不同女性的差异。可是,对妇女的身份认同到底该持什么态度,如何建构蕴涵着差异和同一的身份认同观念,以及怎样由识别和承认自身内部的差异到接受和认可别人的差异,也成为当代女性主义面临的最重要的难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人们应该逐渐确立这样的观念:自我身份不仅是压抑或者牺牲的产物,也应该是社会中承担责任、接受他人差异能力的体现。总之,用包容逻辑取代牺牲逻辑,在有差异的主体间产生有意义的交互协调作用,才能有助于确立多样且处于张力中的女性身份认同。<sup>[10]</sup>

#### [参考文献]

- [1]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3]罗斯玛丽·帕特南·董.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4]Ann Ferguson. Sex and Work: Women as a New Revolutionary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oger S. Gottlieb. An Anthology of Western Marxism: from Lukacs and Gramsci to Socialist Feminism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5]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6]加·查·斯皮瓦克.底层人能说话吗?[A].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7]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
- [8]施昊.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女性自我身份探索的关联[J].东岳论丛,2003,(2).
- [9]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0]蒋欣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身份/认同”[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1).
- [11]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 [12]贝尔·胡克斯.革命的黑人女性:是我们自己成为主体[A].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3]金一虹.全球化与亚洲妇女、亚洲妇女学国际研讨会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08,(1).

## Class, Gender, Nationalit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Women

LI Xiaog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dentification means not only one's role location in the social lives, but also the self identity and the confirmation from the others. Marxist feminism thinks that the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could not be fully suitable to women. Marxism feminist Ann Ferguson defines a person's status with four kinds of different and developing class relationship altogether. The post-colonialism uses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ty/rac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he culture oppression among races, the global class relationship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women.

**Key words:** Marxism; Marxist feminism; post-colonialism;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董力婕